

民族属性与艺术本体 关于当代舞蹈文化发展的一点思考

<http://www.zwdance.com> 发表日期：2008-1-15 来源：艺苑舞蹈网 作者：于平 阅读次数：1051 发表评论>>

一、从两位舞界前辈的“思考”谈起

自 2001 年起，中国文联开始组织“文艺评论奖”的评选。“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的结果在今年刚刚揭晓。笔者自第三届起担任该奖项的终评评委，也正是自第三届评奖迄今，舞蹈界均有论文获得一等奖的殊荣。考虑在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涵括的 11 个类项中，评为一等奖的论文每届只有 5 篇左右，我们就能知道这殊荣来之不易。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及第四届和第五届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的两篇论文，它们分别是资华筠先生的《繁荣中的忧思》和孙颖先生的《说古论今》。资先生的论文有一个副题，叫做“舞蹈创作现状的思考”，孙先生的论题颇为阔大，但据其论述似可标上一个“振兴民族舞蹈文化的思考”的副题。

在资先生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其所忧所思是由“大晚会”综合症所引发的。她所说的“大晚会”是指围绕某一主题而进行的“综艺拼接型”的制作，这种制作少有独特鲜活的形象塑造和创造的灵性，因而形成了雷同化的艺术模式并衍生出“综合症”，其最本质的呈现便是“舞蹈本体的萎缩”——舞蹈在歌星云集的晚会“主动脉”中成为速效制作流程中无法摆脱的整脚陪衬。与此同时，资先生指出了与“大晚会”综合症相关的倾向性问题，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民族属性的淡化”——这突出体现为打着“民族舞”旗号把“劣质洋荤”当“创新”。也就是说，是“舞蹈本体的萎缩”和“民族属性的淡化”激起了资先生深深的忧思。

而孙先生的《说古论今》，着眼点在于强调今日的民族文化振兴，不能脱离对民族历史传统的心理感应，不能脱离对民族荣辱、民族功利的感情认定。无独有偶，孙先生也认识到“洋荤”——从芭蕾的“科学”到现代舞的“自我”乃至蹦迪、摇滚的“时尚”对民族舞蹈艺术的“凌辱”。他反对强调自我“就绝不理睬历史和民族群体”，他反对大搞舞台机巧的“时尚化”而导致舞蹈本体丧失的“创新”。为此，孙先生强调说“要把舞蹈当做一种文化形态去认识”，强调说“文化的民族印记来自于民族文化发展积淀的流程”，强调说“舞蹈的艺术定位只搞技法不搞文化，只能使民族的面孔在舞蹈的行业中消失……”

二、当代舞蹈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

从上述中国舞界两位前辈的思考中可以看到，他们十分担忧舞蹈的民族属性的淡化，十分担忧民族的面孔在舞蹈的行业中消失。其实，这是我们在当代舞蹈文化发展中特别应当自我警醒的危机意识。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盟诸国当代舞蹈文化发展中都可能发生并必然为之担忧的意识。这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伴随强势经济而至的强势文化对我们潜在的威逼和无言的胁迫所引发的意识。这是我们不仅要高度正视而且要积极克服的意识。

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盟诸国舞蹈文化的发展，就其历史而言本身也有个多元化文化碰撞、交汇、融合的过程。甚至在有些地区，他国舞蹈文化的影响不仅广为传布而且根深蒂固。但毕竟，我们关注历史的遗产也关注时代的心理，关注文化的传播也关注民众的选择，关注世界的开放也关注“国情”的坚守。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以自己的文化姿态与世界对话，都在努力发展自己的文化个性并从而重建国家的文化形象。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政治多极化也是世界现状；与其说文化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莫如说经济发展处于弱势的国家更关注“文化安全”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和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

正视我们当代舞蹈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实际上是要认识到文化建设既有与经济发展相同步的一面也有与其相独立的一面。其实，许多今日的经济强势之，在其最初发展经济之时，也往往是实行经济上的冒险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并非是回复到某个历史时期，“复古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主张，其实是传承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是光大历史中曾经弘扬的民族自信。在我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盟诸国作为经济发展中国

家，虽然发展的速度有快慢，发展的程度有高低，但都应强化传承民族精神、光大民族自信的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不仅不会妨碍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反倒会使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更符合一国的国情也更符合一国民众的人性。我们当代舞蹈的发展当然也要投身到这种文化建设中去。

三、民族属性的强化要落实到艺术本体之中

通过著述《拉奥孔》来阐述“诗与画的界线”的莱辛和通过“没有地址的信”来《论艺术》的普列汉诺夫，都表述过类似的观点：即相对于原始人类的舞蹈活动而言，“现代舞蹈是萎退的艺术”。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舞蹈的文化功能及其构成形态（特别是舞者的精神投入状态），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代社会由于科学的昌明和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些与高科技相伴的艺术样式；而一些古老的艺术样式则随着人类社会对高科技的膜拜与依赖，正由于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而淡化乃至消失。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舞蹈正是如此。马克思关于“人类艺术一定时期的繁荣并不与经济的发达成正比”的论述是对于当代舞蹈文化、特别是民族舞蹈文化发展困境的恰切说明。

事实上，“民族舞属性的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舞蹈本体的萎缩”所导致的。我们注意到，民族舞蹈本体的萎缩固然有艺术创作观念方面的原因，但也与其原生形态之生态环境的损伤分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盟诸国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前现代”的发展进程中，不仅自然生态的保护由于观念和财力等原因被忽略，文化生态往往也被视为陈旧或落后而失去关爱。在资先生和孙先生的论文中，都提及 20 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广大艺术工作者深入民间、虚心采风（收集、整理民间艺术）、体验民族传统、尊重民众智慧的积极举措及其产生的良好效应。而现在，一方面是由于滋养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失去关爱而萎缩，一方面也由于艺术工作者视传统为“旧物”并对之盲目革新而淡化甚至扭曲。这类问题如果得不到重视和纠正，我们怎能去谈当代舞蹈文化的发展？怎能对发展着的当代舞蹈文化去进行价值评估呢？

必须充分地认识到：我们进行当代舞蹈文化发展的讨论，不能不立足于民族属性和艺术本体的基础之上。因为当代舞蹈文化的发展是各国各民族舞蹈文化的发展。这是多种文化传统的呈现与对话，这是多种价值取向的交流与沟通，这是多种审美风尚的敞亮和绽放……视民族属性与艺术本体为当代舞蹈文化发展中的立足之地，我们还要关注其内在的关联性。因为，舞蹈艺术的本体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本身就是植根于一定部落、一定种群的；而民族的舞蹈艺术如果任其本体萎缩，其民族属性就难免淡化乃至扭曲。是的，经济发达了，政治实用了，交流便捷了，距离消失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有足够的民族自信去与开放的世界对话，我们才需要有独特的民族风采去装点世界的绚烂，我们才需要有历久的民族精神去打造心灵的居所，我们才需要有广博的民族智慧去开拓人类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去促进当代舞蹈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东盟“当代舞蹈文化发展”研讨会的发言—编者）